

下城调解团队突破消防老大难——“蜗居客”告别地下室

本报杭州10月27日讯(记者戴睿云 通讯员郑斌 潘晶晶)在皇亲苑一带做保洁的环卫工辛学金终于下定决心,带着妻子搬离住了12年的皇亲苑社区地下室。过去的一个月,随着由天水街道、下城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成的综合整治现场调解工作组的进驻,下城区天水街道皇亲苑社区里,“蜗居”地下室的租客,截至今天已搬空56间,占总数的一半多。

皇亲苑社区是1997年的回迁房,其地下室产权复杂,有的为开发商所有,有的被回迁户强占,有的属于私人业主,整治地下室乱象,一直是老大难问题。这次整治以前,皇亲苑社区15幢居民楼中,共有9幢106间地下室陆续被改变性质挪作他用,居住着134人,其中95%为收入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,以环卫工人为主。

在杂乱分割、逼仄黑暗的地下室,借着手电筒灯光,随处可以看见裸露的电线、随意堆放的杂物、破旧的灶台,还有晾在玻璃绳上潮湿的衣物……“地下室用电都是从外面接入,电线乱拉情况普遍,且很多电线都已老化,一旦发生火灾,光靠现在的逃生通道,后果不敢想象。”下城区消防部门负责人说。近年来,附近居民相关信访投诉达17次,各类反映上百次,期待地下室整治的愿望非常强烈。

“皇亲苑地下室的难题能突破,得益于我们坚持依法治理和有情操作相结合。特别是引入第三方人民调解力量——下城区人民调解委员会,让地下室整治得到了百姓理解。”天水街道党工委书记王秀清说。

短短一个月时间,辛学金已经和下城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李德成成了好朋友。李德成频频候着辛师傅下班后,到地下室和他沟通。“李主任和我解释,法规规定地下室不能住人,长期住在地下室会对身体有不利影响,万一着火还没办法逃生。现在想想也是这样。讲到后来,我觉得不搬也不行了。”辛学金说。从山东来杭州打工的老辛,现在把女儿、女婿、外孙女也接到了杭州。昨天他搬进了环北新村的居民房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将心比心,以心换心。“这些兄弟姐妹住在地下室也是无奈之举,我们必须沟通、沟通、再沟通,体谅他们的困难,与政府沟通反映,帮助解决困难,但也要守住法律的底线。”李德成说。

过去30天,李德成等8人组成的人民调解工作组,在区政府、街道和相关单位的指导下,天天走进地下室“住客”的家中,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。根据“住客”们的作息时间,他们大都选择16时到21时之间入户做工作,赢得“住客”的信任。

65岁的陈金花是地下室“住客”里为数不多的本地人。不到10平方米的地下室,是她和老伴生活了16个年头的家。“知道这里要整治后,我整晚都睡不着觉,搬走后我们要住哪里?李主任都是义务在做



李德成频频来到地下室和陈金花讲法谈心,成了陈金花的知心朋友。戴睿云 摄

调解工作,非常体谅我的处境,还承诺帮我联系过渡用房。我这下不会睡不着觉了。”陈金花说,等到过渡房找到了,她和老伴就搬,2018年她申请的经济适用房也要拿到了,幸福的晚年有了盼头。

“调解员讲一句,比我们讲十句都强。因为调解员是民间的,为我和群众之间搭建了沟通的第三方桥梁。”负责整治工作的下城区领导介绍说,皇亲苑地下室蜗居问题,是社会问题,也是民生问题,要依法治理、和谐推进。近一个月来,机关干部也利用双休日和晚上休息时间入户做工作。地下室乱象的整治还讲究疏堵结合,该硬的地方要维护法律的刚性——比如“假房东”,直接由公安部门立案查处;无证无照的经营户,则由市场监管部门、消防部门依法查处,限期关闭。

为了地下室整治工作更加公开透明,得到群众的理解,街道还在社区入口处摆放了法制宣传展板和整治进度表。根据计划,地下室“住客”不仅要清退一批、分流一批,还要救助一批,对于特别困难的群众,要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相关政策实施救助。

皇亲苑地下室“住客”搬迁工作,将在12月15日前完成,并在明年6月前完成地下室所有整治工作,包括依法依规恢复原来的规划功能和使用性质,并对地下室如何使用制定合理方案。“老小区的地下室以前以自行车库为主,不能做停车使用。今后怎么用,也想请居民群众、社会各界出点子。”王秀清说。

民情同期声

治堵,要多“固本强基”

梁国瑞

“治堵”的话题,近日再次进入公众眼中。

先是10月20日,国内外专家齐聚杭州进行“头脑风暴”,研究治堵良策,提出征收“交通拥堵费”的想法,遭到网友轮番“炮轰”;再是24日晚,杭州市“公述民评”问政治堵,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在民意代表面前现场表态。

景区单双号、工作日限行、外地车限牌、300米严管、设公交专用道、停车费涨价……近年来,杭州为治堵,可算是想尽办法、用尽招数,但群众的抱怨却丝毫没有减少。

有意思的是,这一项项招数,刚推出时往往“颇为灵验”,但时间一长,效果就会减弱。用中医的话说,这就是“治标不治本”,只在表面下功夫,根源问题没解决,短期疗效一过,病症依旧显现。

那么,杭州拥堵的“本”是什么?我们可以先问几个问题。

规划合理吗?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源里,规划是绕不开的因素。在杭州,大医院、大超市、大商场,以及各种中小学在市区扎堆,而市民的集中居住区则分散在城市周边,每天早

晚高峰,上演的正是“迁徙式”的人流、车流转移,拥堵几乎是必然的。

路网通畅吗?让人流、车流迅速流动起来,这是“交通”的本意。

要达到这个目的,就必须让全路网通畅起来,而不是让车流仅仅在主干道上扎堆。杭州的现实是,城区范围内仍然存在不少断头路,交通节点不少;大量的支小路被停车位占据,难以承担车辆有效通行的功能,形同虚设;经常调整的交通指示牌,不断增加的并行线,一定程度上也对交通流形成了迟滞作用。

公交便捷吗?通过提高公交分担率来解决拥堵,是公认的治堵良方。杭州实行的工作日限行、公交专用道、停车费涨价,都有提倡公交出行的意图在里面。动机是好的,为何收效不大?根源还是公交不够便捷。

在公共交通没有足够壮大前,一味通过限制和涨价等手段来遏制需求,结果并不理想。

城市的道路,不是一两天就堵成这样的,我们也不奢望杭州治堵短期就能立竿见影。但是,在服用“速效药”的同时,我们更希望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,多用些“固本强基”的药,只有补足了“元气”,“顽疾”才不会反复发作。

杭州 立法拒绝子女啃老

本报杭州10月27日讯(记者马悦)如何对子女以无业为借口继续“啃老”?今天,记者从杭州市人大常委会获悉,杭州市政府已将《杭州市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(草案)》(以下简称《规定(草案)》)提请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。

《规定(草案)》明确了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、老年人离婚或者再婚等为理由,拒绝履行赡养义务。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。同时,规定还细化了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赡养义务内容。赡养人应当在经济上供养老年人,及时

支付应当负担的医疗费、护理费和生活费。赡养人不能亲自照料老人,可按照老人意愿,委托他人或养老机构等照料,并支付所有费用。赡养人还应尊重老人生活方式,关心老人身心健康,经常看望或者问候分开居住的老人。

对老年人的财产权,《规定(草案)》规定,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,不得以无业等理由要求“啃老”。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以老年人的名义向有关部门、机构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、房屋使用权、申请办理户籍迁移、公证等手续时,有关部门、机构应当核实老年人的真实意愿。

金华 跨境通关突破两万

本报金华10月27日电(记者徐贤飞 通讯员胡国成)金华“跨境通”通关量迅速增长。截至目前,海关日通关量已突破2万票。10月24日,达到了20473票。

金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海关属地监管通关业务,是今年7月1日正式运行的。作为国家级跨境贸易电商服务试点,“国字号”跨境电商平台落户金华金义都市新区,大大方便金华乃至整个浙江中西部的电商企业。

自开通之初,“跨境通”的日通

量仅每日279票,到9月底突破每日1万票后,10月又实现爆发性增长。到10月24日,首次突破了2万票,达到日通关量20473票。通关业务量在全国30余个试点城市中排名第一。

跨境电子商务是指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、进行支付结算,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行为。金华是继杭州、宁波之后,我省又一个可以开展此项业务的地区。

龙泉 退休教师基金助老

本报讯(见习记者 金春华 通讯员 刘永善 刘伟林)近日,龙泉市市田镇石隆村60周岁以上的173位老人,收到了一份特殊的“礼物”：一份50元的“红包”、一场文艺演出。这份礼物,是该村81岁的退休教师李文自掏腰包捐助的。

李文是查田镇石隆村走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。今年初,省吃俭用的他决定拿出部分退休工资,建立个人基金会,用于帮助石隆村的老人。为此,他还制定了基金会章程:从2014年开始至2034年,凡该村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,均可享受资

助;村里的老人高龄死亡,还将发放一次性补助1000元。

“今天,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,很开心。”李文说,他每月退休工资4000多元,日常开销也很少,把退休工资拿出来帮助村里的老人,是件有意义的事情,“如果我活不到101岁,就由子女继续办下去。”

李文的行为,感动了在场村民。“我出100!”“我出1000!”许多村民现场纷纷出资加入基金会,一下子筹到了5000多元。连日来,还有许多在外务工的村民打电话给李文认捐;到27日,认捐额已经达到近2万元。

“五六月的时候,成效就非常明显了,河道里的水草明显减少,这些鱼、蟹把水草的嫩芽都吃掉了。”叶根林说,“现在河道就雇了1名保洁员,一个月工作10天,河道里干净得很,节省了多少劳力啊!”

秋风起,蟹脚痒,进入10月,清澈的河水里,螃蟹成熟了。村里组织人力打捞螃蟹,早上捕上来,到中午就卖完了,“鱼还没捞,螃蟹已经捞了两万多只,年初的投入已经回本了。”叶根林说。

望着清澈的河水、肥嘟嘟的螃蟹、水中的游鱼,伍浦村泥桥头自然村的生产队长舒根荣竖起了大拇指,“治了河,省了力,还有收成,简直一箭三雕!”夕阳西下,暖黄色的晚霞映衬在河水里,岸边的绿柳迎风招展,形成一幅“水天向晚碧沉沉,树影霞光重叠生”的画卷。

连日来,宁波大学信息学院“电脑节”志愿小分队在镇海区招宝山街道顺隆社区,通过集体讲授和实际操作,为老年人普及电脑应用知识。 胡建华 张寒 胡铭 摄



残疾人学做小笼包

10月27日,嵊州市残联和社保局联合主办了该市首个残疾人小笼包制作班,为48位残疾人免费培训小笼包制作技能。通过为期一周的专业技能培训,学员们都掌握了小笼包制作技能。据悉,嵊州市在全国各地经营小笼包子的有5万余人,每年产值在50亿元以上,是当地农民的致富产业之一。 张亮宗 摄

吴兴区织里镇妙法除水草 “鱼兵蟹将”能治水

本报讯(见习记者 李文芳 区委报道组 朱立奇 通讯员 唐静)走在吴兴区织里镇伍浦村,美人蕉在道路两旁摇曳,垂直相交的河道里碧波荡漾,岸边杨柳依依。阿婆拿着竹筐在河里淘米洗菜,水中的游鱼偶尔泛出水面,夕阳映在挑着扁担从河里取水浇地的农妇身上,一派水乡风光。

很难想象,一年前这里还是“水草漫天长,苍蝇到处飞,河里铺满垃圾”。回忆起当时的场景,织里镇伍浦村20队的村民盛红良连连摇头,“我就住在河边上,臭味儿躲都躲不掉,平时窗户都不能开!”

随后,通过治理,河道平整了,垃圾也清理了,可水草却除不尽。伍浦村位于吴兴区织里镇东北部,北滨太湖。村内河道由4条大港组成,纵横交错。每到春季,太湖水倒灌,将大量的水草种子留在了内港。蓬勃生长的水草,治理起来相当困难,成了伍浦村村民的心病。

“去年一年,村里仅打捞水草就投入100多名壮劳力,近7万元人工费。”伍浦村村书记叶根林说。那时候20个生产队分片包干进行清理,每个生产队一个月就要清理好几



次,一次清理好几吨,但是水草却清理了又长,难度大,效果差。

就在全村人一筹莫展时,村支书叶根林心里有了主意。叶根林曾经养过3年的毛脚蟹,当时养蟹的时候,要在水里种下各种水草,给螃蟹做食物。望着河道里滋长的水草,叶根林心想“为什么不放些螃蟹、鱼之类的到河里,把水草吃掉呢?”

请螃蟹、草鱼、鲢鱼来治水?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,村民们心里也犯起嘀咕,“鱼苗蟹苗都要成本,万

一‘肉包子打狗,一去不回’怎么办?”“这法子以前谁也没听过,不要没治成水,还糟蹋了集体财产……”

面对着村民的质疑,叶根林娓娓道来:“螃蟹吃草,鱼也吃草,螃蟹用钳子夹断水草吃根部,草鱼吃水草上部,剩下的蓝藻就是鲢鱼的大餐了,去年的投入大家也看到了,出力费钱不讨好,我们姑且尝试下,万一成功了呢!”

就这样,顶着各方压力,在少部分人的支持下,叶根林请来了“鱼兵

蟹将”。今年2月,伍浦村投入了近两万元,买来约1000尾草鱼鱼苗、2000尾鲢鱼鱼苗、6万尾蟹苗和渔网等配套设施,安装好渔网后,把鱼苗、蟹苗投放到了村里长达7公里的河道中。果然,这些“鱼兵蟹将”竟成了靠谱的“清道夫”。

“五六月的时候,成效就非常明显了,河道里的水草明显减少,这些鱼、蟹把水草的嫩芽都吃掉了。”叶根林说,“现在河道就雇了1名保洁员,一个月工作10天,河道里干净得很,节省了多少劳力啊!”

秋风起,蟹脚痒,进入10月,清澈的河水里,螃蟹成熟了。村里组织人力打捞螃蟹,早上捕上来,到中午就卖完了,“鱼还没捞,螃蟹已经捞了两万多只,年初的投入已经回本了。”叶根林说。

望着清澈的河水、肥嘟嘟的螃蟹、水中的游鱼,伍浦村泥桥头自然村的生产队长舒根荣竖起了大拇指,“治了河,省了力,还有收成,简直一箭三雕!”夕阳西下,暖黄色的晚霞映衬在河水里,岸边的绿柳迎风招展,形成一幅“水天向晚碧沉沉,树影霞光重叠生”的画卷。